

左衛門尉勝長

及藥師寺九郎左衛門等屬焉。十月，尹賢攻植通於八上城，使大藏丞等攻彈正於神尾寺城。會赤井時家援彈正，軍不利。大藏丞與九郎左衛門苦戰卻之，斬首二百級。高國賞之，為安藝守。七年二月，彈正與三好勝長等入京師。大藏丞從高國拒之于桂川，大敗。重編應仁記大藏丞謂眾曰：「臨危逃死，非義也。我將留死，以免主公。孰能從我者？」眾奮請從。於是留拒阿波丹波兵，健鬪死之。從兵盡死。高國得間走近江。大藏丞素愛士，與同艱苦，嘗有外

親與部卒同病疫。大藏丞厚視其卒，踰於外親，外親憾之。大藏丞曰：「姻家貴人，我雖不問病，固不乏使令。某者貧賤，貧賤者人踈之。我若不之恤，孰恤之者？」且姻家雖親，所守各異。一旦有緩急，安為我致死？與我共死生者，獨斯輩已。我安得不恤乎？士卒聞之，皆感泣。常山紀談

佐佐清藏 山口小辨

佐佐清藏，佐佐成政姪也。仕織田信忠，為近昵。山口小辨，伏見民家子也。貌端麗，信忠以其異於眾。

收爲近昵。清藏善散樂。小辨善歌。共得寵幸。二人從信忠攻高遠城。先登。信長召二人各賜刀一口。謂小辨曰。汝以年少先鞭壯士。其功偉矣。謂清藏曰。汝則成政之姪。其建殊功固宜。後明智光秀謀逆。攻信長於本能寺。弑之。遂圍信忠於二條城。事起匆率。從臣單衣出戰。清藏謂小辨曰。我曹不介而死。其屍可醜。請介而死。二人乃共出戰。各獲一甲首。入城取其甲。自環。復出共拒賊。力戰死之。時年皆十六。觀者流涕。武邊咄開書

論曰。自古以面首被幸者。大率恃寵弄權。馴致禍敗矣。織田右府父子皆有幸臣。如森蘭丸。頗得小心。謹厚之名。然觀舊志所載。右府嘗陳珍玩。謂蘭丸曰。汝所欲得。吾輒予之。蘭丸曰。臣所欲得。不在於此。願得賜近江志賀郡。右府許之。是時志賀爲明智光秀屬邑。光秀聞之。疑懼。則其弑逆之禍。未必不兆於此也。余獨有取於佐佐清藏。山口小辨者。以垂髫柔曼之質。建蹀血先登之功。臨匆卒之變。猶愧沒後之容。其志操勇烈。出於天性。亦可以

見信忠之養士有素矣。

毛利勝永 氏家行廣 楨島重利

豐前守勝永
壹岐守勝信

毛利勝永。豐臣氏臣也。父曰勝信。為小倉城主。關原之役。勝永應石田三成得罪。與父勝信俱放於土佐。勝信尋病沒。及大坂之役。作勝永謂其妻曰。我得罪久困於此。今有所思。然難公言矣。妻曰。士遇世變。窮厄何足憂。願聽其意。勝永曰。我家世以武顯。大丈夫安鬱鬱沉淪邊土。我欲為豐臣氏死。然我若去。汝愈窮困。因愴然涕下。妻哂曰。妾雖不

修理大夫忠義
後侍從兼土佐
守

似。為士家婦。是何足為意。願良人為王致忠揚家聲。勿以妾為意。勝永大喜。乃潛如大坂。土佐國主山內忠義遣兵拘其妻子。聞之。東照公。公曰。節士之志可憫。特命釋其妻子。夏役。勝永與真田幸村。後藤基次等。各將一面。基次軍大和口。五月五日。夜。勝永與幸村。至基次營。議曰。明日合我兵三萬。踰國分山。直衝前將軍營。決戰。非獲其首。則授我三人首。約期而去。黎明。勝永進陣藤井寺。會基次。肩夜出。失道。至古市。與陸奧美濃諸軍戰而死。東

軍競進。幸村擊伊達氏兵卻之。至勝永陣。握手流

涕曰。恨誤期。基次戰沒。事不成也。常山紀談。本書古市作道明寺。

今據難波戰記。改之。毛利一作森。森與毛利。邦音相近。或曰。勝信初。森氏。後因秀吉命。與安藝毛利

氏合族。改。七日。勝永將五千騎。陣安部野。淺井周

出雲守忠朝

防。竹田榮應。陣其前。勝永與東將本多忠朝戰。真

田信吉。松下重綱。淺野長重。援忠朝。勝永子式部。

兵部大輔秀政

橫擊斷之。忠朝敗死。小笠原秀政。率騎兵三千。與

二子忠脩。忠政。擊破榮應軍。進與大野治長戰。勝

永急提精兵。拯榮應。橫衝秀政。陳大破之。斬秀政

忠脩。乘勝鼓行。直逼東照公麾下。與其前軍秋

田實秀。松平忠政。立花宗茂。本多正純。正純弟忠

純等接戰。忠純拔隊前進。勝永擊走之。日已過午。

兩軍鏖戰。互有勝敗。東軍誤放銃。後軍有訛言。東

軍騷擾。勝永乘之。殺傷甚衆。既而東兵益至。城兵

無繼。乃走入城。城即陷。秀賴自殺。勝永及式部死

之。烈祖成續

氏家行廣。稱內膳。父曰常陸介。齋藤氏臣也。後仕

織田氏。以勇顯。生二子。長左京亮。次為行廣。及織

常陸介號全

田氏亾。二子俱仕豐臣秀吉。左京亮蚤沒。秀吉命行廣承父後。與京極修理。朽木兵部。並爲近昵。祿各萬石。小田原之役。俱從宿草津驛。酒間戲謂館人曰。我三人者。孰能建功稱殿下意。汝宜屬盃於意中人。館人不敢答。強之。館人乃熟視屬盃。行廣曰。君必建殊勲。爲桑名城主。無幾。行廣果以功封桑名。食五萬石。館人聞之。來桑名拜賀。行廣勞之。而不甚賞也。左右交謂曰。嚮館人稱君。今果有驗。如宜優賞然。行廣曰。戲言偶中。何足深賞。若以一

言之中。遽加重賞。則自父兄時。積功累勞者。將何以賞之。顧疇昔盃酒之歡。亦不可忘。因命爲西道館主。行廣爲人勇決重義。關原之役。東照公使本多忠勝招行廣。行廣曰。吾受豐臣氏恩眷。義不敢奉命也。及事平。致城去。流寓若狹播磨之間。大坂冬役。公使人召行廣。行廣辭之。夏役。公復使板倉勝重諭行廣曰。肯來。封爲十萬石侯。行廣堅辭之。而潛入大坂城。五月七日。城陷。豐臣秀賴將自殺。命行廣及淀妃。行廣乃到淀妃而自殺。生

四子。長曰左近。次曰內記。季曰八九。皆坐賜死於京師妙覺寺。時八九猶幼。臨死。左近慮其畏懦失度。顧八九促自裁。八九曰。弟未知自裁之儀。請視阿兄所為而從焉。左近乃袒倒執刀曰。當如此。即割腹死。內記次之。八九神色不變。如兄之儀而死。觀者流涕。第三子為東叡山主天海弟子。天海為乞哀。公曰。行廣不忘故太閤之恩。可謂義士矣。豈可復戮遁世之兒哉。特命宥之。明長洪範

積島重利。稱玄蕃允。豐臣氏臣也。大阪之役。有讒

其通東軍。大野治長使真野賴包。野野村雅春捕之。時重利屯城西。賴包等率兵圍之。詰問曰。有告子通敵。果有之乎。重利曰。事已至此。何須分疏。夫烈士之所恥。無甚於使主公疑之。故田光為燕丹死。苟生狐疑之間。受不令之名。不如死也。將自殺。賴包等遽止之。知其無異志。釋之。重利初仕速水甲斐。後擢為隊將。為人忠正有勇。及城陷死之。難波

戰記論曰。自古國之所以衰亂敗亡者。多因弱主受世。

母后臨朝。奸臣專權。有一於此。國欲不亂不可得。况三者備焉者乎。若大阪乙卯之役。可謂備此三者矣。當是之時。豐臣秀賴孱懦。事皆決於淀妃與治長。斥逐忠貞。寵任佞邪。紀綱大壞。其守城者。大率烏合之衆。慕祿畏死。覩然無恥。臨危爭先而走。其終始守節視死如歸者。木村重成。真田幸村。後藤基次。毛利勝永。氏家行廣。榎島重利。是數人者。或守城而死。或殞身行陳。要之不愧梁王彥章。劉仁贍。元王保保之徒。是三人者。皆爲晉王明祖深

仇。而或歎其抗節致忠。或稱爲奇男子。豈非以其能盡忠於所事故哉。初。東照公招降重成。幸村基次。行廣等。皆不奉命。及歿。節歎息深惜之。嗚呼。其所以深惜之者。卽晉王明祖之心也。其爲萬世人臣勸忠義至深矣。余故詳記基次。勝永。行廣。重利之事。以彰其忠節。至重成。幸村。事跡昭然。在人耳目。余不復記也。

增田宗重

增田宗重。稱兵大夫。後更稱兵部。關原之役。父長

盛得罪奪封。放于武藏岩槻。大納言尾張侯義直。

召宗重祿之。元和先鋒錄。宗重一作盛次。大阪冬役。從軍。聞城

兵勝則喜。敗則憂。監使白其狀。夏役。東照公命

宗重曰。汝欲屬大阪。亦任爾意。宗重悅。乃請入城。

豐臣秀賴嘉其忠。賜以錦袍。五月六日。宗重與藤

堂氏兵戰平野。不利。為磯野行尚所獲。明日城陷。

勇士物語。長盛在岩槻。聞城陷自殺。明良洪範按。一言集云。長

盛之死。不詳。或以為病死。或以為自殺。自殺與本書合。可從。宗重之與行尚鬪

也。不名而死。人無知其為宗重。經數歲。有一老婦

平三郎行尚

詣行尚。請謁曰。聞乙卯之役。君獲一錦袍。將然乎。

曰。然。曰。願得觀其袍。行尚詰其故。老婦曰。妾故增

田兵部乳母也。兵部之入大阪也。右府手賜錦袍

一領。刀劍二口。付騎卒三千。命為隊將。五月六日。

冒夜赴平野。不復還。人或告其戰死。妾欲索屍殮

之。而不能得。日夜憂悶。空度歲月。頃聞君獲錦袍

將。無知其姓名。妾意是必吾主。欲一拜遺物。是以

跋涉至此。因語其服色。及款識甚悉。行尚乃出示

戰袍刀劍。老婦觀之。悲哀號慟。行尚憫然。予之以

一刀初行尚以大阪之役有功。食祿七百石。至是藤堂氏加賜三百石。為火器隊長云。先鋒錄

論曰。增田長盛之死。或云東照公賜死。以子宗重屬大阪也。余以為不然。宗重屬大阪者。由有敎命。非長盛之所使也。豈容罪長盛乎。余按舊記。長盛之在岩槻也。會大阪之役作。公傳命長盛曰。子受故太閤之恩。亦情義之所難違。須屬大阪。長盛對曰。臣老矣。無能為。適足以益羞辱。惟當老于此耳。由是觀之。不獨許宗重屬大阪。亦許長盛也。

此非以至公之心待豐臣氏舊臣邪。既已許之。又追而咎之。理之所必無也。然則長盛何以自殺也。曰。彼非能忠於豐臣氏者。然一旦觀主家之亾。不能自安。因殉之耳。抑雖宗重生。死未分明。長盛知其非苟免者。故聞城陷。乃絕望自引決歟。此未可知也。而宗重之不名而死者。蓋慮父聞已死而傷之也。故晦其跡以安父意。其情可憫也已。東照公賜長

盛自殺。見武德編年集成。命長盛屬大阪。見明良洪範。

真野佐太郎

山城守正信幼稱小傳次大納言義直異父兄也父政時事上杉氏次正信從其母事東照公母得寵生義直

真野佐太郎豐臣氏臣也。關原之役。長束正家。開竹腰正信在志水善九郎家。誘捕幽之于大阪邸。令佐太郎監守。佐太郎憐其幼。撫視特厚。既而西軍敗于關原。正家自殺。正信得解東歸。佐太郎去而流落諸國。大阪之役。佐太郎入大阪。屬七隊將真野賴包。正信從。東照公攻城。城陷。佐太郎拒戰。被創而仆。東兵將及之。正信適見之。曰。汝非佐太郎乎。叱兵勿及。扶掖歸營。請宥其死。特旨放之。正信謂佐太郎曰。吾欲報汝德。他日宜來問吾。因與

書寫山在播磨

刀一。金若干。佐太郎辭不受。強之。乃受刀而去。後入書寫山中。削髮號暫夢。尋如肥後。造一茅菴于下里。住焉。竈突蕭然。饑寒不支。或謂之曰。子盍作一封書。報之竹腰氏。必得安富。暫夢哂曰。吾豐臣氏臣也。豈從人乞憐乎。後病沒。屍

後藤基次

後藤基次。稱又兵衛。仕黑田孝高。為人壯武有膽略。天正十五年。孝高封豐前六郡。攻國內不服者。城井谷友房。負險不服。基次從孝高擊友房。不利。